

# 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

第十七輯

(内部读物)



# 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

## 第十七輯

---

本書是供內部參考用的，寫文章引用時務請核對原文，並在注明出處時用原著版本。

---

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

第十七輯

《哲學研究》編輯部編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1965年11月第1版

1965年11月上海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2074·322 定價：0.58元

## 編者說明

本书是《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第十七輯，选的是莫里斯的《开放的自我》。

查理·威廉·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 1901——)，美国邏輯学家和資產階級哲学家，曾就学于芝加哥，后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现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他在《开放的自我》这本书中拚命宣扬极端反动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大肆吹嘘美国是体现了“开放自我的开放社会”这个所謂“新时代的社会理想”的“典型”，为資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进行无耻辩护。为了便于国内理論工作者对它进行批判，我們翻譯出来作为內部参考資料出版。因是內部讀物，公开引用譯文时务請查对原书并用原书页碼。限于水平，本书在翻譯和編排方面可能有不少錯誤和缺点，敬希讀者指正。

# 开放的自我

〔美〕莫里斯著

定 扬 譯

徐怀啟 校

THE OPEN SELF

by

Charles Morris

Prentice-Hall, Inc.

New York 1948

本书根据紐約普兰迪斯一霍尔公司 1948 年版本譯出

# 目 录

一、人作为自己的創造者 .....	1
替代旧自我的新自我 .....	3
情况估計 .....	4
逃避責任:非理性主义 .....	7
逃避責任:决定論 .....	11
逃避責任:罪惡 .....	14
重新負起責任 .....	16
新的完整 .....	19
二、人关于人的知識 .....	21
強調身体 .....	22
依賴、統治和超脫 .....	27
強調自然环境 .....	29
強調社会 .....	31
強調符号 .....	35
小結 .....	37
三、語义学入门 .....	39
符号的多种多样 .....	41
符号的层次 .....	43
符号的用法 .....	45
陷阱 .....	47
观念动力学 .....	51
理想动力学 .....	53
四、生活方式 .....	56
价值的型式 .....	61
美国青年的証詞 .....	63

方式 7: 马特拉亚方式 .....	65
誰想怎样生活呢? .....	67
每个人是独特的 .....	69
坚持自己! .....	71
<b>五、自我的墓穴 .....</b>	<b>74</b>
家庭群 .....	76
对付挫折的策略 .....	78
冲突的形式 .....	81
下地獄 .....	83
活死人可能重新活过来 .....	85
开放路和尽头街 .....	88
<b>六、多元宇宙 .....</b>	<b>90</b>
什么是哲学? .....	93
哲学和人 .....	95
哲学信念 .....	95
相对主义的幽灵 .....	98
客观相对主义 .....	100
快乐的智慧 .....	103
<b>七、开放自我的开放社会 .....</b>	<b>104</b>
人創造文化 .....	106
社会能够損害它的創造者 .....	108
封閉的社会 .....	111
新时代的社会理想 .....	114
为自由规划 .....	116
<b>八、获得自由还是受到挫敗? .....</b>	<b>119</b>
伟大性的根源 .....	120
我們根本上发生了毛病 .....	122
診断和处方 .....	125
美国处于致命危险之中 .....	127
“因为时间近了” .....	129
号召創造! .....	131

## 一、人作为自己的創造者

这是午夜和黎明中間的时刻。街道上最后两扇灯光照亮的窗户刚刚暗了下来。最后两位边說边笑的行圣礼的神甫走过去就寂靜无声了。我开始在写一本书。

早晨是时间的开端。但言語要着手訴說它們自己，而且言語不会一直讲不出来。因此在午夜和黎明的中間时刻，我在这个城市一間小房子里开始进行写作了，而在这个城市，惠特曼和麦尔維尔也曾經描写过美国的光明面和阴暗面。

紐約城。早秋。上午三时。我在思考着三句話。一句話是一位富翁說的，他在紐約城有家，在长島有財产。他玩弄过值得贊許和众所公认的权术，并赢得了酬报。然而几天以前他說，“如果我是上帝，我就会反对这个城市，把它清除掉！”当他說話时，他把拇指紧按在餐桌上端，四周一擰，就象捏死一只虫子那样。

一个衣着时髦的女孩，刚从松得海峡航行归来，用比較时兴的話說：“我想乘一乘会用原子弹把西方文明炸毀的飞机。”

第三句話完成了这三句話的三角关系。第五街区域許多基金会之一的主席用下面这个問題来結束快下班前的工作：“我們怎样才能使美国保持青春？”他說話的意思是強調这一事实，即尽管采取提問的形式，可是他的言語却流露出一种深刻的然而却是忧虑不安的希望。

这三句話人們很少讲到。紐約人，象其它地方人一样，难得用这样方式讲话。凭借地下道、泰晤士广场或者任何海滨的字眼会表明，这种极端語言“在統計上是少见的”。而且所有人有时都說得过头了，把个人的困境夸大为人类的世紀末，把鼓起勇气喝酒夸大为全新

世界的开端。那些喜欢语义明晰性的人对这两种说法都不置信。

但是，当作征兆来看，这三句话是给人启发的。它们很可以同威尔斯在他最后一本著作《心灵的限度》里表露出来的恐惧心情相比拟，即现代人是没有指望的——一个“难以和解的敌手”在践踏着他。它们在一张小银幕上放映出构成当代男女本质的午夜和黎明的奇怪混合。它们夸张地说明了今天许多人文雅的外观下面没有讲出口的不满趋势。它们揭露了这种没有得到认可的毁灭愿望，即有时私下承认目前毁灭的可能性。它们显示出一种不安的自白，即现代人不得不设法使自己成为适应新时代的新人——以免他当真变得过时。

选择这个时刻来开始写这本书就是出于这种思想。这种思想考虑到对所有人和所有社会都发生作用的黑暗势力。这股黑暗势力则以挫败、封闭、破坏、毫无成果来不断威胁每个人和每个社会。这股黑暗势力今天可能使十个人里面的一个在他或她一生中有朝一日有严重性格错乱的危险，并且使十个人里面好几个感到忧虑、不满，陷于困境，没有创造性。这股黑暗势力干涉到美国是否正在丧失掉它的生命力而变成新世界里的旧美国。这股黑暗势力使严肃认真的人也不晓得整个西方文明是否会倾向于自我毁灭。

在晚间认清这些黑暗势力是好的。在黎明前认清这些黑暗势力没有单独完成对人的支配也是好的。因为人是不断重新创造自己的东西，是自我创造者，是把自己作为他的创造材料的工匠。这条创造生活的边疆是人们经常要坚守的一条边疆：是人类边疆，是人下一次创造他自己的边疆。

生活就是面临抉择。人现在正面临巨大的抉择。他忍受着一个新时代的早期阶段。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必须对付整个世界问题，而这些问题却坚持要折磨着他。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统治着他控制之下的人和自然界。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面临着在集中的奴役和不可衡量的自由之间进行极其重要的选择。难怪他要犹豫、混乱、害怕、为难。难怪他要寻求那些指导他在今天边疆上摸索前进的观念和理想。

我們所牽涉到的就是這種觀念和理想。我們正處於我們人類生涯的冒險階段。我們已經把連最放肆的巫師也決沒有夢想到的力量揭發了出來。只要我們不是毀滅自己，那我們現在就必須確定利用這種力量來達到的人類目標。我們在擔心。對此我們打算做什麼呢？

### 替代舊自我的新自我

我們的危機是一種奇怪的危機。我們象孩子玩烈性炸藥那樣。並且我們知道這一點。但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又不同於孩子。我們害怕自己，擔心我們不能承擔這種責任，而這種責任可能使我們重新得到天真的歡樂。假如有一個“難以和解的敵手”在摧毀着人，這個敵手就是人自己。我們在自己身上敏銳地感覺到這股黑暗勢力。

我們同樣知道，我們擁有很大的內在潛力。感到新時代在開始就同感到舊時代在結束一樣明顯。我們已經把它稱做原子時代。但我們還不知道怎樣開發我們的人力資源。我們還沒有設計出一種比原子弹更有威力的心理炸彈。我們能夠用原子分裂來釋放巨大的物質力量。我們怎樣才能夠在我們自己封閉起來的力量內部引起分裂，以便相應地釋放出巨大的人力來呢？

這是我們的問題所在。我們有新機器，新厂房，新建築物，也有新的麻煩。我們需要新的自我，以及自我之間的新關係。我們必須使自己跟上我們的時代。只要我們回復到人的立場，我們就能夠使非個人的力量從屬於人類目標。為了建成一個以人為中心的社會，我們就必須做到以人為中心。男人和婦女必須再度成為我們注意和關切的焦點。我們已經改造了物質環境，現在我們就不能逃避改造我們自己。如果那個妖魔抓住了我們，這是我們自己的過錯，因為妖魔就在我們裡面。我們的危機是一種人類危機。

要使我們自己投入創造活動，我們必須認識我們自己。我們需要認識我們的動機的根源和我們遭到挫敗的根源。我們需要懂得自我創造的技巧和它所設置的陷阱。當代研究人的學者告訴我們許多關於我們自己的事情。我們要盡力把這種知識用於我們的目的，以

至扩充这种知識。但是我們的目的仍然是个人的。我們的任务在于决定我們还活着的时候想要做些什么。我們的希望是释放我們自己的能力，使之足以摆脱我們的困境和对付我們的挫敗。“每个新时代的經驗都需要一种新的自白。”我們必須敢于作这种新的自白。麦尔維爾告訴我們說，“危险的中心比危险的周围更沒有危险。”

人現在要使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們將要使我們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便是我們的論題和我們的問題。

然而这些是开始白天工作的黎明語言。

### 情 况 估 計

幸而白天是晴朗的。这是一个适宜于思考我們自己的日子。既沒有使人产生下雨天的阴郁感，也沒有引起人們对阳光的过分贊許。这是一个便于老老实实进行思考的好日子。对必須做的艰难工作來說，夜晚太长，而黎明則寄予奢望了。我們所面临的最艰难任务就是对我们自己忠实。对一个人來說，贊扬自己比責备自己来得容易，責备自己比認識自己来得容易。一个晴朗的日子有利于老老实实的思想。

在这种心情下面我們立刻对夜晚的陈述，即人是他自己的創造者，感到疑惑。

固然，人創造了許多事物，但是他当真創造他自己嗎？当我们說一个晴朗的日子有利于老老实实的思想时我們沒有把这个問題放弃嗎？因为这提示，我們的思想甚至还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并且我們自己的語言所引起的这种怀疑被广泛流传在我們中間的學說加强了，这些學說认为我們的体格决定着我們是怎样的，或者认为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把我們模鑄成我們所具有的人格。环境、体格、社会——这些东西不就是把人裝扮起来的衣裳嗎？

这些确实是起强大作用的东西。贊扬它們能力的各种學說几乎已經成为我們时代的主要教条。承认人的人格以生物机体为核心，而这种机体只有在栖息于一种自然环境中的社会里才能成长起来和結出果实，这不是教条。承认人的人格把它的全部过去带进每一个

未来，这不是教条。关于人的科学的出现无疑証实了这些情形。承认自然环境、体格和社会对培养人的作用，只是当我们使它们的力量囊括一切的时候，只是当我们把它们用来否认人在进行自我創造并創造他自己历史这个程度上不同于所有生物的时候，才成为疑問。

十分明显，人已經大大改变了他的自然环境，控制了他家里的温度和湿度，种植庄稼和飼养牲畜，关闭和开放海洋河流同在陆地上选定的地点相通的道路。而人对他的身体进行工作并且在将来还要进行这一点虽不明显却仍然是真实的。从他作为一个医生來說，他治疗自己，使之成为至少略不同于另一种情况下的人；他对于配偶的选择多少决定着将来男女的身体类型；如果他愿意，他就能够有意識地選擇和撫育居住在地球上的人。最后，现在某些人类学家承认，人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建立各种不同的活动系統类型，而这些活动系統就是各种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是人类的創造活动，是他們建立起来的生活在一起的各种类型，并且将以預见不到的方式繼續建立。地理、遗传和社会为人类創造活动設置条件，为人类創造活动提供它所必须使用的材料，阻碍或提高这种創造活动。但是承认創造生活的工作总是超不出特定的条件，这并不能曲解成为否认人是培养自己的一种起主要作用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关于人讲得太多，清醒的思想也会变得不自在起来。清醒的思想不是談論人而是暗示我們恰正談到个别的男人和妇女。因为正在創造他們生活的是个别的男人和妇女，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各不相同的。人的历史是他們許多特殊和不同的經歷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不同的个人扮演着英雄、坏蛋、小人物和合唱队员等等不同的角色。人类戏剧的丰富多采就在于不同演員的多样性。只有现在我們才正在开始看到各种人实际上是怎样不同。了解这些差別是我們主要任务之一。这里所要強調的仅仅是差別这个事实及其重要性。因为它容許我們承认，自我創造是一个程度問題。有些人毕生象河水流过草地一样毫不費力地遵循着本地社会情况和人們所指示的輪廓綫和途径前进。另外一些人的一生却象向前冲击

的瀑布那样，打破各种障碍，并且刻划出社会历史山峰的新形式。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重大意义上影响着人类的进程。大多数人起着比較細小的作用，他們采納別人已經构成的观念、发明和生活方式。然而差別仍旧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別，因为即使采用別人所創建的某些东西作为已有也是挑选出来容納在一个人的自我中去；而且这种容納至少涉及到某种最低限度的探究和評价，简单說，至少包含某种自我决定自我是怎么样的要素。如果沒有这种容納，那些大大創造了他們自己的人的革新仍然只不过是个人的成就。人类的历史是所有人或多或少地进行自我創造的历史。

白天的清醒思想还強使我們警惕到第三方面的問題。“創造”不是一个过份强烈的字眼和主題嗎？它不是暗示所有男人和妇女是或者应当是爬山运动员，敢于不断努力攀登自我的喜马拉雅山，是或者应当是有外傾性格的和不休息的实践家嗎？如果它是这样，那这个暗示应当立刻打消。因为这样强调的一种生活对許多人都不适当，也要受到挫折。适用于人的差別的自我創造方法必須多种多样。我們必須維护不相一致的权利。例如，在我們文化中目前着重于权力已經对許多个人产生破坏性影响；它破坏掉他們的自信，并且驅使他們大多数人走进我們的收容所。对于我們必須加以保护的許多种少数，我們必須加上一个新的少数：即心理上的少数。

如果人的潜力和人的差別得到尊重，自我創造的方法必然是多种多样的。自我需要感受和享乐，需要感情和支持，需要思考和追求真理，需要依賴和超脫，也需要权力和統治，这些需要的强度則各不相同，并且全都是合法的。固然，我們的主題是自我創造的技巧，但所強調的却是它的多样性。就生活創造而言，我們每个人必須仍然忠于我們的需要和我們的方法。用路易斯·麦克耐斯的話來說，我們指望这样一个世界，即人們“在差別上平等，所掌握的統治权可以互換。”

由于这些白天思考的限制和推广，只有人才是他自己創造者的說法就丧失掉漫长夜晚的思考所强加的夸张性。但这并没有丧失掉

它的伟大性。人生活在一个比他們自己更强大的物质世界里，生活在用各种不同方法开辟和改变他們的生物上迫切需要的社会里。工匠必須經常在他所在的地方工作，并且对手头的材料进行加工。这些材料是頑固的，而且設置下他的工作必須加以注意的条件。不是任何东西都能够用所有材料做成，而所能做成的东西又都要技巧和时间。在任何地方的創造都不是无条件的，也并不总是取得成就的。工匠可能做糟了，也可能对他所加工的但不听使喚的材料发脾气。

作为他們自己的創造者，人也是工匠，并且往往是手艺拙劣的工匠；他們走到絕境，背叛了他們自己。悲剧是十分真实而极其寻常的。但即使在悲剧性的一生中，人还是扮演了悲剧里的一个角色，当悲剧发生时如何应付悲剧仍然是人总归要面临的一种选择。甚至死亡也有可供选择的不同方式。选择死亡仍然是一个人那时怎样行动的选择。选择不存在就是选择死亡。人甚至促使他們自己成为疯子，因为精神錯乱的形式是在困难环境下被折磨的自我可能达到的最好成就。人可能用拙劣的或者有效的狂热来毁灭人类。一个老历史家把历史定义为人破坏他自己的前进企图，他认为人仍然可以成功。因此他也可以成功。但即便如此，也要人为他自己做某些事情。

做人就是对自己进行工作。在这种工作中，有失败和成功，也有痛苦和欢乐。人們难得想終止这个过程。只要他們沒有作出这种最后的选择，就不能为人类創造活动設置界限。說這話不是在修飾辞句而是在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伟大来自事实而不是来自事实的陈述。

### 逃避責任：非理性主义

人以他們的思想——即以他們的观念和他們的理想——来創造自己。人只有在他們思考所及的范围内选择他們的前途。此外別无他法。

一种观念表示某种东西的意义。一种理想則是这种东西，即当它的意义被断定为具有很大吸引力时会促使人們去达到它。因为人

能够談論地球和圓的东西，他們能够把地球說成是圓的。当这种地球是圓的观念出现并且得到信赖时，就有可能围绕地球航行。而当这种可能性引起人們对財富、权力和冒险的紧迫需要时，环球航行这个观念也就成为一种理想了。

在創造人的經歷中的紧要关头是在新观念和新理想出现的时刻。因为在这个时刻，人类生活的潮流采取了新的方向。基本观念的創立标志着科学和哲学的轉折点，而围绕着这种观念构成的理想則标志着宗教、艺术和社会組織的創造活动的頂峰。

我們說服自己信奉新的观念和新的理想。孩子在学会讲话之前就会走路。而在选择我們將来的自我时，我們却必須在走路之前讲话。但讲话容易，朝新方向行走却是一項艰难的責任。因此我們說服自己推卸理想强加給我們的重担。现代男女企图用三个大字来逃避做任何对他们自己來說是意义严竣的事情：非理性主义、决定論、罪恶。我們是沒有理性的人；我們沒有自由；我們是有罪的——这些就是便于我們不负責任的托辞。有片面真理的說法需要还它个本来面目，以免打消掉人們下决心的微小勇气。

非理性主义的片面真理使我們不致受到一种歪曲了的和富于感情的理性观的侵袭，而这种非理性主义的片面真理在近几十年間人們曾如此强有力地、經常地加以陈述，这是很好的。这个片面真理的一部分是要肯定在創造人的自我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及其重要性——自我則展示着驅使力、激情、憎恨、欢乐、希望、见識和忧虑，而我們就是这些东西。

要合乎理性不过是在批评反省之后，在审慎考虑从接受某个特定观念或理想会产生什么結果之后，再接受观念和理想而已。一个有理性的人是一个进行推理的人，这种人伸展在他前面的符号的触角前进，在致力于如何行动或今后怎样生活以前，勘探着自我和周围世界的地形。否认推理意义上的理性就是否认自我的創造，否认一个人的人性。

但这不能推論說，一个有理性的人是或者应当經常是懂得推理

的。因为在某种危险的场合下，推动思想、控制思想和終止思想的是生活的紧迫需要。企图无限制地进行思考必然要毁灭掉自己和思想。思想在建設生活中是一种起作用的力量，但人們却在执着于现时的状况下过日子。观念往往由于有力的推論，也由于松弛状态和感受性而强使其成为奇怪和不正当的方法。一旦产生之后，就可能对这些观念加以推敲，使之同别的观念发生联系，探索它們的影响，詳細考査証明它們真理性的証据。然而目前紧迫需要的压力总是推动并結束这个过程。甚至自我作为思想者也必須不断地承认或否认他所接受的思想，贊成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观念，根据証据的一定数量委身于某种信仰。进行思考的是整个自我，而自我的問題則是暫時性而不是永久性問題。必須作出决定，否則思想本身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沒有結果，平靜无事。

理想不同于观念恰恰在于这个事实，即我們现在宁愿要意义重大的东西。这种选择的扩大是由此刻这样自我的紧迫需要引起的。接受这一种理想而非那一种理想的行动可以推迟一会儿。为自己和为别的自我所設想的后果可以估計得到。自我可以进退不得，躊躇不决，游移不定。但自我的紧迫需要則坚持不变，而且这种紧迫需要必然要接受这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可能选择的能力。推理鼓吹选择，在自我面前摆着选择好恶的可能性，而自我就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皈依。即便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善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所选择的东西。选择的行动繼續存在，而且选择不止于推理。活着就是选择某一些事物，放弃另一些事物。中立是选择正在形成的那一个片刻。单单坚持中立的自我則是死亡了的自我。

非理性主义的片面真理的另一部分则是承认在自我之中有真正的反理性力量，这种力量积极地反对自我对自己进行审慎的改造。自我所注意的是保护到目前为止自我在某个发展阶段所已經得到的东西，对它认为还不足以对付的力量置之不顾。凡是能够为自己描绘一幅美好图画的人是偏爱这个美好形象的。他不愿意使自己具有同这种光明的憧憬不相一致的希望、思想和行动。表明他自身这些